

魯迅、茅盾关于英譯中国短篇小说集

《草鞋脚》的书信和資料手稿

编者按：伊罗生(Harold R. Isaacs)曾同情中国革命，于1932年到1934年初在上海编辑《中国论坛》(China Forum)。从1934年起，他计划编辑《草鞋脚》(Straw Sandals) (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1918—1933)，并请鲁迅和茅盾协助提供有关材料。鲁迅、茅盾当时除给予大力协助外，鲁迅并特为该书写了《小引》(当时没有发表，后来收入《且介亭杂文》)。但该书长期未见问世，直到一九七四年才出版。

最近，我馆收到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交换寄来的鲁迅、茅盾有关《草鞋脚》一书的书信和资料的手稿复制品，计有：(一)鲁迅和茅盾致伊罗生的书信手稿六封(内鲁迅书信手稿三封，茅盾起草、茅盾和鲁迅共同署名的书信手稿三封)；(二)鲁迅、茅盾自传手稿两件(按：其中鲁迅自传，是别人代为抄写的)；(三)茅盾亲笔拟的《草鞋脚》选题目录及对张瓴、巴金、东平、吴组缃、谢冰心、欧阳山、草明、涟清等人的作品及生平简介手稿各一份；(四)茅盾亲笔拟的介绍我国二十几种进步文艺刊物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手稿一份。此外，还有鲁迅表示谢绝接受一九三五年九月

号纽约《小说杂志》(Story Magazine)译载他的小说《风波》稿酬一事，致伊罗生英文信稿一封。

这些信件和资料除《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和《鲁迅自传》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七卷外，都是在《鲁迅书信集》一九七六年出版后发现的，有很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因此我们现在把它们部分发表，以响读者。并请戈宝权同志就这些手稿撰写专门研究文字，将在本刊下期发表。同时，在此并向提供这份书信和资料手稿复制品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表示谢意。

—————

（一）鲁迅、茅盾致伊罗生的信（六封）

伊先生：

昨天收到来信，当即送给M·D·看过了，我们都非常高兴，因为正在惦记着的。全书太长，我们以为可以由您看一看，觉得不相宜的，就删去。

删去《水》的末一段，我们都同意的。

《一千八百担》可以不要译了，因为他另有作品，我们想换一篇较短的。又，他的自传，说是“一八……年生”，是错的，请给他改为“一九……年生”，否则，他有一百多岁了，活的太长。

这位作者（吴君），就在清华学校，先生如要见见他，有所询问，是很便当的。要否，俟来信办理。倘要相见，则请来信指明地址，我们当写信给他，前去相访。

专此奉复，并问

好，且问

太太好。

L启 五月三十日

伊罗森先生：

来信收到了。关于小说集选材的问题，我们的意见如下：

I、蒋光慈的《短裤党》写得并不好，他是将当时的革命人物歪曲了的；我们以为若要选他的作品，则不如选他的短篇小说，比较好些。至于选什么短篇，请您自己酌定罢。

II、龚冰庐的《炭矿夫》，我们也觉得不好；倒是适夷的《盐场》好。这一篇，我们已经介绍给您。

III、由一九三〇年至今的左翼文学作品，我们也以为应该多介绍些新进作家；如何谷天的《雪地》及沙汀，草明女士，欧阳山，张天翼诸人的作品，我们希望仍旧保留原议。

再者，茅盾以为他的作品已经占据了不少篇幅，所以他提议，将他的《秋收》去掉，只存《春蚕》和《喜剧》。

除此以外，我们对于来信的意见，都赞成。

我们问候姚女士和您的好！

茅盾

鲁迅 七月十四

再：鲁迅的论文，可用左联开会时的演说，载在《二心集》内。

又及

伊罗生先生：

您的七月廿四日的信，收到了。对于您这最后的意见，我们可以赞成。

至于张天翼的小说，或者用《最后列车》，或者用《二十一个》，——《二十一个》是短短的，——都可以。

天气太热，不多写了。祝

您同姚女士的好！

鲁迅

茅盾 七月卅一日

伊罗生先生：

八月十七日来信收到。您翻译的鲁迅序文，还有您自己做的引言，我们都看过了，很好。您说要我们修改您的引言，那是您太客气了。引言内有您注明问我们对不对那一节，我们只知道事实是不错的，可是，那年份是不是一九二三，我们也查不出来，只记得那New China Youth Magazine是“中国少共”的机关报。这报当时是恽代英编的，他已经死了。至于楼适夷的生年，我们也不大明白，只知他今年还不过卅岁。蒋光慈死于一九三一年秋（或者一九三二年春），死时大约三十四五岁；他不会比楼适夷年青，那是一定的。

这本小说集您打算取名为《草鞋脚》，我们也很赞成。鲁迅用墨写的三个中国字，就此附上。

您问茅盾《喜剧》中那山东大兵和西牢这一点，这是茅盾疏忽弄错了，请您把“西牢”改作“监牢”（照《茅盾自选集》的页数算，就是一〇八页第十一行中那“西牢”二字）就行了。茅盾很感谢您指出了这个漏洞。

您说以后打算再译些中国作品，这是我们很喜欢听的消息。我们觉得像这本《草鞋脚》那样的中国小说集，在西方还不曾有过的。中国的革命文学青年对于您这有意义的工作，一定是很感谢的。我们同样感谢您费心力把我们的脆弱的作品译出去。革命的青年作家时时刻刻在产生，在更加进步，我们希望一年半载之后您再提起译笔的时候，已经有更新更好的作品出世，使您再也没有闲工夫仍旧找老主顾，而要介绍新人了，——我们诚心诚意这么希望着，想来您也是同一希望罢！顺候

您和姚女士的好！

茅盾

鲁迅 八月廿二日

伊先生：

许多事情，已由M·D·答覆了，我都同意的。这里只还要补充一点——

一、楼适夷的生年已经查来，是一九〇三年，他今年三十一岁，经过拷问，不屈，已判定无期徒刑。蒋的终于查不出。

二、我的小说，今年春天已允许施乐君随便翻译，不能答应第二个人了。

三、书名写上，但我的字是很坏的。倘大小不对，制版时可放大或缩小。

此复，并问

安好。

并问

L. —S. 上

姚女士好，北平的带灰土的空气，呼吸得来吗？

附寄：

序言原稿两篇，

M信一封，

书名一张。

伊先生：

前几天我们挂号寄上一信，想已收到。

蒋君的生年，现在查出来了，是一九〇一年；卒年不大明白，大约是一九三〇或三一年。

我此刻已不住在家里，只留下女人和孩子；但我想，再过几天，我可以回去的。

此布即请

暑安。

L.—S. 启

八月廿五日

姚女士前并此问好。

(二) 茅 盾 自 传

茅 盾 自 传

甲午年中日战争后两年，我生于浙江省旧嘉兴府属的一个市镇里。是一个大家庭里的长房曾孙。

我们家本来是种田的，后来变为商人，后来又做官；在我出世那时候，已经是一个败落的绅缙人家。

我的祖父是乐天派，不很过问家事；我的祖母是大地主的女儿，很反对新式学校。但我的父亲却是维新派。他做主送我进本镇第一次开办的小学校。我在十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他遗嘱叫我将来进工业学校。因为他觉得中国不久就要“大乱”，学了工业可以做工程师，就是在中国不能生活，也可以到外国去谋生。可是后来我并没有遵守父亲的遗嘱。民国二年，那时离开父亲的死已有八年，我进了北京大学的文科。在北京大学读完了预科以后，我就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小编辑。一九二一年顷，该馆出版的《小说月报》要改革，我做了该杂志的编辑人。这是我和文字正式发生关系。两年后，因为书馆当局不满意我的攻击封建的礼拜六派文学，将我调开。一九二六年我到广州，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当了两个月的秘书。这一年秋天，北伐军克服了武汉，我就到汉口充任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笔。“国共分家”后，我偷偷地回到上海，此时开始写小说，《幻灭》，《动摇》，《追求》，

三部中篇就在那时候写的。

一九二八年秋天我到日本去住了两年。长篇小说《虹》是在日本写成的。一九三〇年春回到上海，加入了左联。以后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子夜》和短篇集《春蚕》。

(三)《草鞋脚》选题目录及作家作品介绍(共二件)

关于农村生活的:

禾场上	征 农
多收了三五斗	叶绍钧
一千八百担	吴组缃
五十元	王统照
春蚕(已译)	茅 盾

关于工人生活的:

水棚里的清道夫	欧阳山
倾跌	草明女士
一件寻常事	张天翼

关于“一二八”及东北义勇军的:

总退却	葛琴女士
骚动	张 瓴
咆哮的许家屯	艾 芜

关于“苏区”生活的:

通讯员	东 平
老人	沙 汀
金宝塔银宝塔	丁 九

(已译登中国论坛)

关于“白色恐怖”的:

死	适 夷
---	-----

关于内战及士兵生活的：

我们在地狱

漣 清

雪地

何谷天

其他：

迟桂花

郁达夫

冬儿姑娘

冰 心

将军

巴 金

制服

魏金枝

大泽乡

茅 盾

丁玲两篇：

莎菲女士的日记

水

鲁迅

风波

怀旧

伤逝

《将军》作者巴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可是近来他的作品渐少安那其主义的色彩，而走向Realism了。他是青年学生——尤其是中学生，所爱读的作家。他的作品有长篇小说《灭亡》，《雨》，短篇小说集《萌芽》等等七八种。《灭亡》是他的处女作。最近他的《灭亡》和《萌芽》都被禁止发卖，因为这两本书里都讽刺国民党。《将军》是他的近作，登在北平出版的《文学季刊》，一个自由主义的刊物，一九三四年一月出世。

冰心女士，姓谢，福建人，美国留学生。她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发生后最早的也许就是第一个女作家。她的短篇小说有《超人》

等。她的文字是优美的。在她前期的作品中，她崇拜“自然”——海洋，也崇拜“母爱”。自从一九三〇年起，她没有写小说。此篇是长期沉默后的第一篇，作风与前期稍有不同。

此篇原登在《文学季刊》创刊号。

吴组缙是清华大学学生。他写小说，还不过是一九三三年的事，他也写得不多，只有三篇，可是已能显示他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作家。这一篇《一千八百担》写出了农村破产与土豪劣绅之把持地方。

注意：此篇翻译时应加进许多Notes，说明什么叫做“大宗祠”等等。

此篇也登在《文学季刊》创刊号。

欧阳山，广东人，曾因在广州作文学运动而被官厅注意，不能在广州立足。

他的小说曾经收集在一个短篇小说集内，可是这个短篇集现在也被禁了。那时他写小说用的是笔名“罗西”。

这是他最近的作品，背景是广州。此篇曾登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出版的《文艺》创刊号。《文艺》在上海出版，一个左翼的文艺刊物，只出了三期，即被禁止。

草明女士，也是广东人，即欧阳山的夫人。

她年纪很轻，可是她的作风已经很成熟。她是一九三三年起刚写小说。所作不多。

这篇《倾跌》登在上海出版的左翼刊物《文艺》第二号。

在风格方面，草明女士和欧阳山是非常相近的。

这一篇《骚动》登载在一九三三年北平出版的左翼文艺刊物

《文艺月报》的创刊号上。作者张瓴，不知何许人，大概是青年，除了在《文艺月报》上有过他这篇小说，此外没有见过他的作品。或许张瓴是“笔名”也说不定。

这一篇《骚动》是描写士兵不满意那些无抵抗主义的长官，终于暴动而自动去作反日战争。这个题材，是最近两年来许多青年作家最喜欢用的题材，可是这篇《骚动》要算写得很好的一篇了。

上面说的“文艺月报”只出了二期即被禁止。

东平，是笔名。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曾在苏维埃区域内做过工作。这篇小说是他的第一篇，也许他只写过这么一篇。在所有现代中国描写“苏区”生活的小说中，这篇是直接得来的题材，而且写得很好。这一篇的背景是广东北部邻近“苏区”的地方。在这些地方，虽不是正式的“苏区”，然而共产党的势力非常大。这一篇原登在一九三三年春季上海出版的《文学月报》第四号。《文学月报》是左倾的刊物。

此篇作者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真姓名不知道，“涟清”是笔名。此篇原载一九三三年出版之《清华周刊》（清华大学学生们办的一个刊物）文艺专号中。

这一篇是写四川最近军阀混战时两个敌对的军阀争一城市而在城内巷战的写真。作者大概就是四川人，而本篇所叙是他自身的经验，所以非常真实动人。

（四）其 他

鲁迅关于小说《风波》稿酬问题致伊罗生的英文信译文

亲爱的伊先生：

9月15日信收到，所谈关于翻译我的小说《风波》的稿酬^①问题，我今特通知您，此款我无意接受，因此项工作，并未占用我多少时间，此款如何处理由您斟酌。谢谢您。

鲁迅^②

1935.10.19 中国上海

注^①此处稿酬是指1935年9月号纽约《小说杂志》(Story Magazine)译载了鲁迅的小说《风波》，要付他22.50美元稿酬。

注^②鲁迅自己的签名是用拉丁化拼音。

伊先生：昨天收到来信，当即送给M.D.看过了。我们都非常
高兴，因为正在惦记着的。全妻太长，我们以为可以由您
看一看，觉得不相宜的，就删去。
删去水的末一段，我们都同意的。

一千八百担可以不要译了，因为他有译过，我们想换一篇较
短的。又，他的自传，说是一八……年生，是错的，请给他改
为「一九……年生」，不然，他有一百多岁了。译得太长。

这位伊素(英尼)，就在清华学校，是生如要见，他有函询问，
是很便宜的。要见，候来信办理，你要相见，写信来信指明
地址，我们当写信给他，前去相访。

此奉复，並问

好，且回

太，好。

L 啟

五月三十日。

鲁迅一九三四年五月三十日致伊罗生的信（鲁迅手迹）

伊羅森先生：

來信收到了。關於上述集選材的問題，我們的意見如下：

一、蔣克慈的「程神愛」寫得並不好，他是時當時的革命人物，歪曲了的；我們以為若要選他的作品，則不如選他的「高士說」比較好些。至於選什麼材料，請您自己酌定。

二、龔冰鷹的「炭礦夫」，我們也覺得不好；倒是「痛美」的「籃場」好。這一篇我

們已經介紹給您。

與由一九三〇年今的左翼文學作品，我們也以為應儘多介紹些新進作家；如何教天的「雷地」及沙汀、章明女士、歐陽山、張天翼等諸人的作品，我們希望仍舊保留原議。

再者，茅盾以為他的作品已經佔據了不少篇幅，所以我們擬將他的「秋收」去掉，只存「春潮」和「喜劇」。

除此以外，我们对于来信的
意见，都赞成。
我们问伊女士和徐的孙。

茅盾
七月十四

再：鲁迅的来信，可用左联同金特
的译说，或在。二心集内。又及

鲁迅、茅盾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致伊罗生的信（茅盾手迹）

伊罗生先生，

你的七月十四日的信，收到了。
对于你最近的意见，我们可
以赞成。

至于明天翼的信，或者用

《列车》，或者用《二十》。

《二十》是不错的，——都可以。

天气太热，不多写了。祝

伊罗生女士的孙！

鲁迅
茅盾
七月十四

鲁迅、茅盾一九三四年七月三十日致伊罗生的信（茅盾手迹）

伊羅生先生：八月十七日來信收

到。您翻譯的魯迅序文，還有在自己
做的引言，我們都看過了，很好。您
說要我們修改您的引言，那是您太客
氣了。引言內有您這問，我們對不
對那一節，我們只知道事實是不錯
的，可是那年份是不是一九三三，我們也
查不出來，只記得那 *New China News*
Magazine 是「中國少數」的機關報。
這報當時是譯代黃備的，他已經死
了。至於接痛夷好年，我們也有大風
白，只知他今年還不過卅歲。新近意
死於一九三二年秋（或者一九三三年春），
死時才的三十四五歲，他不會比這

夷年青，那是一定的。

這書名在集位打稿取名為「草鞋
腳」，我們也很贊成。書這用墨寫的
三十個中國字，就此附上。

您問「矛盾」喜劇中那山來去兵和
西字這「一」，這是「矛盾」疏忽弄錯了，
請您把「西字」改作「思字」，「思」
矛盾自選集的頁數誤，就是一〇八頁
第十一行中那「西字」就就行了。希
盾很感謝您指出了這一個漏洞。

您說以後打稿再譯些中國作，這
是我們很喜歡的。我們覺得像
這「草鞋腳」那樣的中國「復集」
在西方還不曾有過。中國的革命文

学青年对于他还有意义的工作，
定是很感谢的。我们同样感谢
他费心力把我们的脆弱的作品译
出去。革命的青年作家时时刻刻
在产生，在更加进步，我们希望
一年再载，他再提起那年的
时候，已经有更新更好的作品出
使他再也没有闲工夫仍舊持老
主顾，而要介绍新人了，——我们诚心
希望他！
望他！
位和姚女士的好！

茅盾

八月廿方

鲁迅

鲁迅。茅盾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致伊罗生的信

(茅盾手迹，鲁迅签字)

伊芝生：

许多事情已由M. D. 答复了，我都同意的。这里六送要补

充一三——

一、精通表的生年已查出来，是一九〇三年，从今年三十一岁，经过核
同，不虞，已到言年期徒刑。偏的终于查不出。

二、我的小说，今年春天已允许施案局译，不解答及第二
个人了。

三、妻又病上，但我的字是很好的。仿尔不封，想版特丁於大成信。

山集，呈同

安好。

L.S.
上

呈同

姚女士好，北平的紫女士的口气，听说你来过？

附言：

原言原稿两篇，

M信一封，

妻名一纸。

鲁迅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致伊罗生的信（鲁迅手迹）

伊先生：

前几天我们掛院寄上一信，想已收到。

蔣层的生年，现在查出来了，是一九〇一年；卒年不大明白，大约是一九三〇或三一年。

我此刻已不在表裏，只留下女人和孩子；但我想，再过几天，我可以回孝的。

此布即请

署名

L. S. 啟

八月廿五日

姚女士亦与山同好。

鲁迅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致伊罗生的信（鲁迅手迹）

Shanghai, China,
Oct. 17, 1935.

Dear Mr. Isaacs,

In reply to your letter of Sept. 15, about the remuneration for the translation of my story "Just of Wind", I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I have no desire to take the money you intend to send me, for the work above mentioned did take me no much time at all. I hope the said sum will be dishored at your Will.

With thanks.

Truly yours,

Lusin

鲁迅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七日致伊罗生的信（签字是鲁迅手迹）